

母亲的田地

林建利

母亲对田地的眷恋,跟随着她的年龄增长,日益加深。

这与我们孝敬母亲的愿望是相违背的。为人子女,我们是多么希望父母老来享福啊!

父母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为了培养儿女们成才,甘愿守着一亩三分地受苦受累。而今,我们都已经成家,且每个人都事业有成,母亲完全有条件享福。然而,母亲放不下一直陪伴她的田地。她没有按照我们兄弟姐妹所期望的样子生活,依旧早出晚归,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她便起床了。随随便便吃一点,便往田间地头赶去。那个点,田地还在睡梦中,等着太阳来唤醒呢;早班的公交车司机,还在赶往开车的路上呢。

母亲就是这样,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比太阳还早去唤醒那一片田地。

那是一个刚下过雨的清晨,田埂上满是泥泞,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母亲小心翼翼地从田埂上走过,看到亲手种下的青菜,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眼里满是欢欣。她加快了步伐,到田里拔来一篮子青菜。一篮子的青菜,母亲计划着回家把雨天粘在菜叶上的泥土洗净,再送给我、送给姐姐、送给邻居,她的心是无比欢愉的。

母亲提着那一篮子菜准备回家,走过那片泥泞的田埂,走到一块满是污泥的地角时,一只脚滑了出去,母亲提着篮子的手瞬间松开,另一只手不自觉地摀在地上。篮子里菜散落一地,胳膊传来一阵刺痛。

母亲打电话给我们说摔了一下,手臂有点疼。我马上回家把她带到医院检查,拍了片,医生说骨折了。

还好不是很严重,但需要住在医院里治疗。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陪伴在母亲身边,纷纷劝说以后不要去种菜了,保重好身体,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母亲像是犯错的孩子,低着头,唯唯诺诺地对我们的说:“平时都是不会的,那天下雨,我也很小心了……”

我们兄弟姐妹心里很是理解母亲的心情,以及她对田地的厚爱。但毕竟母亲年事已高,怕她再次发生意外,我们还是严肃地对她说,以后尽量不要

雨天去拔菜,收了这些菜后,也不要再翻种了。

母亲口头上答应我们,收了这季的菜,不再种了。

可等到手好利索以后,又开始倒腾她的田地,种下各种蔬菜瓜果。母亲播种田地的心情,犹如我们高考刷题,在田地里,总有她做不完的题目。

母亲是个苦命的孩子,她一生下来才没几个月,生母便与世长辞。外婆去世后,外公家的生计更加艰难窘困,家徒四壁,清贫如洗,无奈之下外公只好将母亲寄养在别人家。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跟随着大人到田地里种各种庄稼,没有读过一天书。母亲一生都在种田地,血液里融入了泥土的气息,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去年的一个清晨,母亲刚刚为嫩绿的菜叶捉了虫子,又将路边的杂草除去一些,不料却踩上了一根钉子,钉子戳穿鞋底,刺进脚底,当时母亲也没有当回事,顺手拔出了钉子,摘了些菜回去。不想,三天后,母亲的脚板肿胀厉害,疼痛难当,走路困难。不得已,才告知姐姐。姐姐马上带母亲看医生,医生对伤口进行了消毒,打了破伤风的针,又开了几天吊瓶。

十多天后,肿胀不但没见好,反而越发严重,走路也是举步维艰。姐姐又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这一次连医生也慌了神,该用的消炎药也用了,竟没有作用,不知何因。于是利用各种医疗器械检查,最后做了磁共振,查出了病因。原来是被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感染,得了骨髓炎。母亲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不得不住院接受手术。这是母亲七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手术。

手术后,恢复不错。到了能下地行走,母亲就闲不住了,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回老家看看她的田地去。我们渐渐地明白,田里的各种蔬菜瓜果,才是她两个多月来魂牵梦萦的牵挂。

姐姐又是担忧又是生气,但不好多说,母亲的心在田地里,我们都是知道的。姐姐只能劝说母亲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太劳累了。母亲笑着说,知道了知道了,会小心的呢。

阳光簌簌而落,在田野上绽放一片绚烂的色彩。在田地面前,母亲是欢快的,汗水湿了她的衣

裳,她感觉不到累。她既是田地的主人,也是田地的客人,她每天都感知田地里的温度和气息,耕耘着属于她自己的快乐,而播种的成果让我们兄弟姐妹的餐桌上都有田地里自然的味道。

母亲看到如今的乡村,大部分都是荒芜的田地,长满各种杂草,心里五味杂陈。在母亲心里,田地应该有田地的样子,大地才有生机和生命,那样才对得起田地。如此,母亲怎么能闲得下来呢?

她种菜太用心了,品类又多。豌豆的豆荚比别人家的饱满,茭白比别人家的白嫩;白菜,水嫩水嫩,像小姑娘的脸,一掐就是水;卷心菜,一排排,像队列整齐的勇士,极有精气神儿……

这么多菜根本吃不完。母亲便送给亲戚朋友,送给门口的保安,送给楼上只有一面之缘的邻居……

妻子的手机总是会在清晨响起,那是母亲的电话,告诉妻子菜放门卫那里,记得拿回家。

上个月,母亲来电问:“今年种了新品种的玉米,你姐姐觉得好吃呢,已寄到杭州给她,我这里准备了一篮子给你们家的。”

前些日子刚刚回老家带了几个大袋子的青菜,玉米也有。于是,我便对母亲说:“等吃完了再来取吧!”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母亲又打来电话,说是已经在我们小区门口,玉米已经放在保安室,叮嘱我下班后千万不要忘记拿回家。她马上去车站坐公交车回丽水了,青田到丽水还有最后一班车。

我隐隐感觉哪里不对。仔细一想,母亲是从丽水下来给我送玉米的。我又感动又高兴。为了几根玉米让我尝鲜,不辞辛苦从丽水乘公交车送下来。公交车停靠点多,来回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我怎能不感动呢。高兴的是,母亲的精力还是那么好,让我时刻感受着母亲对我那份厚重的爱。

连续几日,眼前总会浮现母亲播种的样子,眼睛变得湿润起来。母亲与田地之间的关系,是人生的另一种表达,包含着勤劳、善良、希望、奉献、坚韧、豁达、包容……而这些品质,母亲又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中同样有了母亲对土地表达的影子。是的,母亲对田地的热爱,也是给我们的留存。

了,再后来就那个样子了。

我问,那后来怎么样了? 母亲说她也不知道。电影《寻梦环游记》里将人的死亡分成三段式:第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即心跳停止;第二次是社会学上的死亡,即葬礼结束;第三次是“终极死亡”,即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

我不清楚,像货郎这般人应该归为哪一类? 若说还有我记得他,但我不知道他是谁;若说没人想到他,但我明明又有些印象。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有些人匆匆而过,有些人可能会驻足聊上几句,因为没什么交集,或许是太平凡,往往被我们所忽略。这个世界大抵也如此,记忆和传颂的往往都是名人或者英雄,但有更多的人,一如鲁迅笔下的“闰土”,一辈子默默无闻,匆匆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如果不是迅哥儿的牵挂,这样的人或许从未被人记起,当然也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人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世上的众生,能留下一点涟漪,翻起几朵浪花,毕竟还是少数,几代过后,便也埋没了。但作为曾经一个真真切切的、鲜活的生命体,活过一遭,走了一遭,总有一些意义上的东西是值得尊重的。

这或许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祭祀和缅怀!

前几日不经意看到茶几上有女儿的一包糖果,如弹珠般大小,圆圆的、彩色的。记忆莫名被触动,不由让我想起一个陌生的人。

对于他的记忆,我已然模糊,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更不知是哪里人,唯一记得的,他是一个货郎,当时应该 50 多岁,皮肤有点黑,还有一把乱糟糟的胡子。

那时候我读小学,有一天这个人突然就出现在我们村子里,挑着一个货担,然后在我家屋后的公路边兜售小物件。这样的货郎那时有很多,特别是鸡毛换糖的那种,后来才知道大多是义乌、永康一带的人,很受我们小孩子欢迎。那时候听到街口拨浪鼓一响,我们就会飞快从家里拿出一些准备好的旧塑料鞋等物品,然后换回一块麦芽糖,美滋滋舔上半天。货郎一般在村里转悠一下就走了,而这个货郎不一样,打从我们村里出现,就一直没走。他担子里的货物我大都没印象了,就是有一种圆圆的彩色糖果,没有塑料纸包裹,一分钱一颗,记忆中的味道还是甜的。

那时小店里的糖果一般论斤卖,大概也就一两元钱一斤,现在想来也不算贵,但当时对于我们小孩却是不可承受之重。但一两分钱,我们自信还能

无名记

潘旺峰

从家里头翻找出来。

这个货郎也很风趣,会给我们讲一些故事,以及他的一些见闻,所以在他的货担前,经常会聚上一群小孩。有时候,他会用长着长长指甲的手指捏出几颗糖果免费分给我们吃。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终于发现我翻箱倒柜的秘密。有一天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这个人不讲卫生,让我别去他那买糖果了。后来果然有好几次,我见他一个人的时候会用手抠脚趾,然后放鼻间闻一闻。

过了几年,我开始转到镇上读中学,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对糖果也失去了儿时的兴趣。有时周末回家,偶尔还会见着他和他守着的货担。再后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人就没出现了,也许是走了,也许是我忘了。

清明前回家,我特意向母亲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母亲很惊讶,问我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 我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想了好一会儿,说她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我们里头一个村子的,也不知道名字,家里也没什么人,听说早年外出流浪了一阵子,也有说是出去讨饭了,还听人说以前也赚过几个钱,后来又被那些不正经的女人给骗

诗词之窗

同窗丽水行吟

汤达金

相约春深丽水游，
画乡观鹤共登楼。
山菇岩宕千樽酒，
笑踏仙都云水悠。

蕉村千年粮仓

程丽平

黛瓦雕梁入眼中，
华堂大院隐玲珑。
墙含岁月千年影，
地透明清百代风。
仓廩无粮根未固，
山川有意谷丰隆。
沧桑见证变迁物，
一族兴荣夺巧工。

秋游千佛山

周加祥

秋风瑟瑟缙云深，
万里清凉万里林。
树叶轻飘如漫舞，
山泉急落似狂吟。
染黄退绿苍空远，
革故成新大地殷。
有限人生无限梦，
悠悠意念度迷沉。

夹路畛油菜花

虞克有

山外晴川一片黄，
东风拂袂送清香。
勤蜂争趁春光好，
挤在花丛采蜜忙。

双童山

陈逸龄

人物蜿蜒险，
倚绝壁、玻璃空站。
青雾散，登仙桥一覽。
梦古代双童积雪滢，
心旷神怡瞻溪涧。
春满洞，细细赏、松州人面。

新路湾梅干菜

何益林

天生碧玉总长嗟，
亦曝还蒸几次加。
才溢菜干年少味，
馋虫牵到外婆家。

内河赏梅

叶菊华

红稀绿瘦柳还眠，
灿灿新梅独占妍。
未近芬芳闻馥郁，
怎堪早已醉花前。

樱花谷春行

程瑞文

坐对樱花赤岭西，
碧空新洗晓云低。
数丛粉蝶穿芳径，
几羽金莺戏锦溪。
叠雪翻成香雾海，
流霞散作绛纱霓。
最怜谷底徘徊久，
万片飞英没石梯。

轩黄茗茶

应子根

括苍胜境龙溪碧，
黄帝当年觅药还。
偶获灵株珍茗现，
初含嫩叶露华妍。
千秋瑶草春芽绽，
数代茶农妙指传。
炉火盈光汤色暖，
香飘漫宇结仙缘。

潘家大院

刘雪莲

深宅重桓岁月藏，
帘卷雕梁，院锁沧桑。
朱门厚德义声扬，
仓满秋香，福满高堂。
石碾无声旧梦长，
锄挂斜阳，
秤忆流光。
传家文脉续华章，
又载荣昌，又启新航。

